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回 親母女王宅顯勇

卻說花振芳自任府回來，將走進店門，店主人抬頭一看，念聲：“阿彌陀佛！救命王菩薩。”向著花振芳說道：“你老人家說去就去來，怎麼就半日方回？”花振芳道：“承四牌樓任大爺留住飲酒，所以此刻纔回。”店主人又說道：“裏邊有吏部大堂公子王大爺家來了幾位大叔並賀相公，自日出時就來相等，直到此刻，都等的不耐煩了。”說著，花振芳走進天井來，看五個人在那裏怒氣沖沖的講話。卻認得四個人，祇有一位不相識。所認得者即是昨日相喚之人。王能等四人向花振芳道：“我們奉家大爺之命，前來相請眾位進府玩耍。已等了這半日，在這裏著急，來得甚好。”花振芳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花振芳指定那穿直擺、帶繡巾的說道：“這位是誰？”王能道：“這位是我家賀相公。”賀世賴听得，遂向花老兒拱了拱手，道：“老先生請了，在下乃吏部尚書公子王大爺的幫閑。恐他四位相請，再有什麼阻礙，故命在下回來。已等了這半日，大駕纔回寓。敝東王大爺不知候得怎樣焦躁了！”花振芳那裏真以把戲為事，因為煩任大爺作伐不諧，就有幾分不大自在，那裏還有心腸應酬他們，推說道：“適纔聞得敝處天雨淋漓，將幾畝田淹了。敝處頗有幾畝田地，甚為恐懼，定於今日起身回家。敢煩賀相公同四位大叔回去，在大爺台前巧言一二，就說我不日還來，那時再造府現丑吧。”賀世賴道：“老先生說哪裏話來！淋雨淹麥，此不過耳聞；就是真個淹沒，老先生即使回至貴處，諒亦不能挽回了，何起身如此之速也？昨日桃花塢中奉請，已被駱遊擊之子叫家人奪去。彼時若非小的在坐，相公昨日有番爭鬧之氣。今日若再不去，就是你老先生明重彼而輕此也。倘王大爺見怪，老先生亦無辭相解。今日奉勸，權住半日，到王府一談，明日起身回貴府，亦不為遲。”花振芳听賀世賴之言有理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五湖四海皆朋友，人到何處不相逢。想他是個吏部的公子，相與他也不玷辱於我。”遂同奶奶、碧蓮、巴氏弟兄一眾女人等，隨了王府之人前來。

看官，你說賀世賴親來相喚花老，是何原故？因昨日在桃花塢同王倫逃回家，天氣尚早，二人在書房擺酒重飲。王倫向賀世賴說道：“你若使令妹與我一會，我不惜千金謝你。”賀世賴原是個愛財如命之徒，听得千金相激，就顯不得“禮義廉恥”四個字，遂說道：“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但恐事成之後，悔改前言，那時，使門下無可如何。”王倫道：“我從不說謊。”賀世賴道：“既如此，待門下慢慢與舍妹言之，我包管送你大爺之願。那桃花塢踩軟索的女子，等明早先喚來與大爺解渴如何？”王倫歡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故此，今日一早著王能四人到西門外馬家飯店內呼喚。賀世賴恐有別的阻礙，放心不下，故亦隨其中。今日他若不隨來，就叫王能等四人來喚，花老無心玩耍，這事不免又要以吏部之勢生壓他們；其不知花振芳又是敬軟不怕硬之人，皇帝老兒他還不怕，倒怕你個吏部尚書來了！真個喚不來的。幸虧賀世賴一陣軟話，把個花振芳說得心服，方肯與眾人同來。一直來到王府門首，賀世賴道：“王能，將他們邀進門房坐坐，待我先進去通報與大爺。”於是賀世賴先到書房。見了王倫道：“大爺恭喜！”王倫道：“這時候纔來？”賀世賴將花老去拜任大爺、駱大爺，留他飲酒，並花老聞得路人說，天雨淹田，本是今日即回山東的。門下委曲說了半日，方纔一同隨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王倫道：“難為，難為！如今人在何處哩？”賀世賴道：“門下方纔著王能等留他們在門中坐坐。門下先來通知大爺，還是怎樣玩法？”王倫道：“我不過要與那個女子談笑，有別的什麼玩法？”賀世賴道：“如此說，叫那個拿些酒飯，在門房裏給那一班男子去吃酒。擺一桌在客廳，叫人出去，將那兩個女子叫進來，祇說是裏面大娘喚他玩耍，難道誰人敢進客廳？他既在大爺這裏，還有什麼說的？”王倫道：“分付家人：拿些酒肴往門房去。再分付一人出去，說內室大娘喚你二位女將裏邊去哩，暗暗引進客廳來。”家人聞命，不敢遲慢，將花奶奶同那碧蓮引進客廳來。花奶奶母女來至天井之中，家人進退了出去。

花奶奶、碧蓮抬頭往廳內一看，見廳東首擺列一桌席面，有兩個男人在上指手畫腳：一個是方纔那個姓賀的，那一個頭戴公子巾，身穿桃紅緞子直擺，足下穿了雙粉底烏靴，手拿一把大白紙扇，扇兒下繫一個白脂玉的扇墜，也不扇扇，轉過來將扇墜繞上來，調過去將扇墜擺開，一團心高氣滿的光景，大約此位就是公子。母女見廳上並無婦女，遂將腳步停住。王倫道：“老賀，你看他兩人正行之間，怎麼站下？”賀世賴道：“此輩多善做勢拿腔。本是這樣人，偏要做出不相人的樣子；本不害羞，偏要扭捏出多少羞慚的光景，令人愛慕。今他正行忽上，正是做身分，叫我們下去迎他的意思，我們何不就去迎迎，與大爺攜手而上，豈不是一樂事也！”王倫歡喜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二人下得廳來，到得花奶奶、碧蓮跟前。王倫向碧蓮道：“昨在桃花塢觀見踩軟索，無一不入其妙。今特遣價相請，至舍一會，足慰小生渴慕之懷。”花碧蓮聞得王倫以“小生”自稱，不覺粉面通紅。花奶奶听得他言語虛晃，就知他心懷不善，早有三分不快。說道：“方纔聞大娘相喚，遂同小女來至裏面，宅上寬闊，不知大娘在於何所房屋？望乞指教。”賀世賴道：“老人家不認得這位大爺就是吏部天官的公子。昨日因桃花塢望見令愛技藝，整渴慕一夜。今日相請者，即此位王大爺，說大娘者，不過名色耳！”王倫又接應道：“相請玩把戲，此不過名色耳，實為請令愛前來一會，以慰渴想。相敬謝儀自然從重，多於把戲。”王倫看見花碧蓮面帶赤色，比先更覺可愛，祇當他是做出的羞態。又道：“若肯不棄，廳上現備菲酌，請坐一飲。”遂來攜碧蓮之手。花碧蓮大罵一聲：“好大膽的匹夫！敢來調戲姑娘也。”遂卷袖持拳，要打王倫，花奶奶要抓賀世賴，幸喜門外邊跑進幾個家人，一攔，王倫、賀世賴看事不好，往屏風後走進去，將屏門緊閉，躲入內書房去了。花奶奶、碧蓮見眾家人相攔，走脫了王倫、賀世賴二人，心中大怒，將眾人亂打一番。真乃是：遇腳之人磕於地，逢拳之將面朝天。

這幾個家人那裏是他們母女二人的對手，三拳兩腳，打得他們東跑西走。母女二人上得廳來，找尋王倫、賀世賴，見屏風緊閉，知他躲起來了。遂將廳東首擺設之席面一腳翻倒，將四只桌腳取下，把客廳之上的古玩、器物、桌椅、條案，打得他一個窮斯濫矣！看官到此，未免要說作書之人前後不照應。王倫家內常養著三五十個教習，今日如何祇有這寥寥幾個家人？但因賀世賴大意，祇說這班人原是這一道兒，有什麼不好？又值桃花塢盛景之時，這些教習都說，公子今日做秘事，我等在家，人多眼眾，遂三個一群，五個一伙，連家人也祇留了十數個，餘者都同教習赴桃花塢看花去了。若他們在家，花奶奶、碧蓮雖不會吃虧，也不能打得這般爽快。母女二人自內裏打將出來，花振芳在門前房內聞得一聲響，連忙走出來一看，見奶奶同姑娘各持桌腳兩條。花振芳忙問所以，花奶奶將如此這般情由訴說了一遍，把個花振芳氣得目瞪口呆。巴氏弟兄同王能等四人，俱皆走出相問，花振芳將上項事一一說知。巴氏弟兄早已將王能等四個人攢了一個跟頭。王能等哀告道：“此皆賀世賴與主人所為，不幹我等之事。我們俱在此奉陪勸飲，實是不知就裏，望英雄暫息雷霆之怒，饒恕則個。”花奶奶在花老耳邊說道：“今早在任府議親，未見允諾。駱公子說孝服在身，不敢擅自言及婚姻之事，候他服滿，再可議及。”花老點頭，向巴氏兄弟說道：“諸位賢弟，且莫動手，這四個人本不該饒他，但你我來時，他們就在此相陪，寸步未離，此皆他主人同姓賀的所為，實不干他們之事。”巴氏兄弟遂向四人道：“今日本要連你主人巢穴皆毀了，但我們有事在心，暫且饒你們一死！”四人叩謝不已。花奶奶向花老說：“早些一同回寓。倘或被任、駱二位知之，日後之事難以商議。”花老听見說得甚是有理，遂帶一眾人照原路回來了。

再言王能等見花老人等去後，進來裏邊看了一看，客廳之上，真不是個客廳了，就如人家堆污穢之物的所在。走至屏風之後，見門緊閉，用手連敲幾下，裏面無人答應。王能會意，知大爺們還當是那花氏母女們來打，故不敢答應。遂叫道：“那玩把戲的眾人盡皆去了，我等乃王能等四人，特請大爺出廳。”裏邊听得是家人的聲音，賀世賴同王倫纔放心開門，走將出來。至客廳上，抬頭一看，廳上擺設之物盡皆打壞。又听得一人在那月臺跟前呻喚，王倫命王能看來，乃家人王龍也。問其所以，是被花碧蓮一脚蹬在腳下，將他腳骨蹬折了兩根，不能動彈，故癱在地下呻喚。王倫叫人將他抬了，送到他的臥房，少不得延醫調治。遂向賀世賴道：“幸而你走得快，不然總要吃他的虧。不料這兩個婦女這般利害，今日之氣，如何得出？”賀世賴道：“沒有別說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清晨，合府人眾，不拘教習、家人，俱皆齊集到西門外馬家店內，將這伙男女打他一個筋斷骨折，然後拿個帖子送縣裏，重重處治，枷號起來，方見大爺的手段。”那王倫遂依了賀世賴的話，一分付家人並教習等。眾人得令，各人安排各人的器械，無非是刀杖鐵尺等類。各人安歇，明早往西門外廝打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表任正千、駱宏勛送花老去後，回至廳上。任正千道：“今蒙花老先生前來相拜，又承送數包禮物，於心甚不過意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沒有別說，明早少不得要去回拜他，我們大大備下兩份禮儀送他罷了。”任正千應諾，各備程儀一封。一宿晚景已過，不必細述。

且說次日清晨，二人起身梳洗已畢，吃了些早湯點心，備了三匹駿馬，帶著余謙望西門大路而來。將至西門，祇見西門大街上有百十餘人，雄赳赳各持器械，也望西門而來。任正千問道：“是些什麼人？”余謙下得馬來，將韁繩交付任正千代拉，向前來一看，有王能在內。余謙拱手，王能連忙上前笑應，道：“余大叔那裏來？”余謙道：“拜問一聲：府上與那家鬥氣？合府兵馬全至。”王能道：“余大叔有所不知，就是前日桃花塢賣賽的那一伙人。昨日我家大爺喚到家內玩耍，就那兩個堂客不識抬舉，反誣我家大爺調戲他，將我們客廳上擺設的物件盡皆打碎，又把我們王龍的腳骨都蹬折了，現在請人調治。家爺氣極，叫我們兄弟等同眾位教習，往他寓所廝打。余謙哥，一向忝在相好，倘蒙不棄，同弟等走走，與弟助助威。”余謙道：“家爺俱在城門下，因見眾位不知何故，特遣弟前來問問，還要回家爺話去。”將手一拱，抽身而去，將王能之言一一稟上。駱宏勛道：“花老乃異鄉之人，王倫有意欺他。你若不調戲人家女子，那花老也不肯生事打你家人，壞你的家伙。我們不知便罷，既然遇見，若不解圍，倘花老後來知道，說我們知而不解，道是我們不成朋友。”不知二人如何解法，可解得開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